

历史大变局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于 沛

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维克托·米拉波、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开始使用现代意义的“文明”概念,其含义由社会的美德、道德,延伸到泛指人、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状态。到19世纪初,“文明”这一概念已在西方学术文化中广泛流行,但至今在全球仍歧义纷呈。当代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文明指“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文明是社会历史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基本标志”。^①历史发展到21世纪,当世界经历前所未有的之大变局,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人类文明站到新的十字路口时,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在世界历史大变局的视域下,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无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赓续和创新发展

翻开任何一部世界文明史著作,几乎都不难看到有关中国文明的论述。“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3000多年前的商代文明,在上古文明世界“无与伦比”。^②即使在西方,多数研究者也承认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历史的“连续性”、“民族的同一性”,以及“惊人的政治统一性”。^③但是,对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个性、风格和特征,多年来却缺乏深入研究,主要缘于研究者往往忽略了中国自远古开始,就走着一一条不同于各国的独特发展道路。

近年,对中华文明特点的研究不断深化。一些论者从历史悠久、史载传承有序、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ZDA235)阶段性成果。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3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

②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90—91页。

③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文化不曾中断、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势等方面进行分析，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将这一切置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下，置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80 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多年发展史的历史长河中，才会产生真切的认识。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早期文明呈现多元分布的态势或格局”，^①如满天星斗。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②中国各民族几千年交往、融合生生不息；随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人们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各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不断强化，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中国；各民族有共同的地理疆域、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对未来的共同向往；共同的现实利益和历史命运使其唇齿相依，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成为有机整体。中国不同于其他多种族、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③中华民族倡导的天人合一、中华一统、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等思想，践行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等理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中国与欧洲小邦林立的格局不同，与历史上靠武力征服建立起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不同，与靠殖民掠夺建立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也不同。中国自上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又始终延续发展的多民族统一大国。发达的中国文化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暂时的分裂，但中国文化却从未因政治上的分裂而断裂，“文化中国”始终是统一的。因独特的历史文化的联结，使中国每有分裂，紧随着的都是新的统一。自秦始，历朝历代都认为“中华一统”是天之经、地之义，是古今之通则。所谓“大一统”是影响中国走向现代的障碍，是“封闭”、“保守”的象征，这种观点要么是偏见，要么是无视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英国在 1840 年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强烈的侵略性、掠夺性和攻击性。西方列强继而群拥而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此期间，中华文明遭到几千年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中华民族面临现实的生存危机。但越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越是显示出中华文明深沉的历史底蕴、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巨大的内在能量。中华民族没有沉沦，而是从屈辱和挫败中奋起，民族意识普遍觉醒，为救亡图存前仆后继。中华文明在风雨的洗礼中获取新的势能，迸发出无限生机。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①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9 页。

②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 页。

③ 参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 年 2 月 13 日。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但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延续和创新。5000多年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源。

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的世界，国际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①所谓“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指由西方主导延续了500多年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随着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相继瓦解，美国意在冷战后构建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体系。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强大力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继续深入推进，开始改变由西方国家单方面主导世界命运的国际体系。面对前所未有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西方学者惊呼“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失去一个……支持自由贸易，开放资本的根基国家——美国”，^②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日渐萎缩。

这些深刻变化，并非大国博弈或国际权力中心转移所致，而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历史大变局中尖锐化、国际化的结果。新科技革命虽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纳限度，使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有所缓解，但并未根除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反而使这一矛盾在全球化中进一步扩散和深化。当代资本主义诸多危机的实质，首先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危机、文明危机。

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但它只是一种历史性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于14—15世纪的西欧。15世纪末，在“地理大发现”的影响和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对内残酷压榨人民、对外血腥掠夺的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8月2日，第2版。

② 戴维·斯密克：《世界是弯的：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陈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1、404页。

过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 16—19 世纪上半期英国的“圈地运动”，16—19 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法国、英国、美国贩卖非洲黑奴的贸易等，18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西进运动”，无不建立在被压迫者的累累白骨之上。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行的文化和种族灭绝政策更是骇人听闻。“基督徒用马、刀剑、长矛向他们攻击，到处发生血战和想象不到的残酷。他们进入村里，不放过小孩、老人、妇女、产妇，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彻底加以破坏和摧毁，就像被放开锁链的狗一样”。^② 伴随着杀戮的是劫掠，从 15 世纪末开始的 300 年间，西方殖民者仅从中南美洲就掠夺 250 万公斤黄金、1 亿公斤白银。

资本主义用征服、杀戮、劫掠等暴力手段，为其发展创造出巨额财富，这些罪恶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形成和发展道路，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等，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这就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在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下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民主制度，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以及花样翻新但从不改变的侵略扩张政策。正是这些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社会性质。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这些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要求，这一矛盾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内不可能彻底克服，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历史暂时性。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③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④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的文明形态，凸显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理念。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照亮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①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871 页。

② 参见拉斯·卡萨斯：《印度被毁灭的梗概》，郭守田译，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第 322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第 156 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第 2 版。

三、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转型和升华

1917年11月,俄国工农大众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由于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加之主观认识的片面性、外部环境的严峻性,不可避免存在不足和弊端。……其中一些做法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解释为依据,又以‘苏联经验’的名义加以固化,以致很长时间不能怀疑、难以破除,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①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一时黯然失色。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是否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否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等产生怀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其形成和发展有长期历史积累的过程。”这主要是长期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长期僵化对待社会主义、长期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长期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以及长期放松执政党自身建设所致。^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铭记历史,坚信历史不会因此终结,从而奋力开创未来。中国在实践中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成功转型,社会主义制度再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重放异彩。

西方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以文明的化身和象征自居,无视或诋毁欧洲以外的文明。“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③对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不以为然,甚或否认。任何“文明”,都是作为精神和物质的价值而存在的,由此可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世界的“两个五百年”,既存在着资本主义500年,也存在着社会主义500年。历史就是历史,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式的构想,变为科学的理论、革命运动和现实的社会制度,极大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展现出人类文明未来的美好社会前景,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构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进行艰辛探索的

①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112—113页。

②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第191—194页。

③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上册,王佩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16页。

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新创造的智慧结晶。1982年，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进而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在大变局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有机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坚持“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凡此种种，无一不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创造、中国话语，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赋予崭新内涵。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在历史大变局中，中国成为最大的良性变量，日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从1978年到2010年的32年，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性突破。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021年，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面向未来、关怀人类，不断开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新的发展道路，赋予其新的历史视野、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转型和升华，承载着人类美好愿望和追求的“文明新形态”应时而生。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今日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同时，冷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②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第197页。

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无处不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重大传染性疾病蔓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抬头,全球性问题愈加凸显。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在21世纪的中国生成,有其历史必然性,这是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展逻辑的结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广阔空间,反映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祈望,和世界各国憧憬的没有“文明优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的理想息息相通。人类文明新形态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体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文明与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相联系,“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①指的是野蛮时代之后社会发展的程度。总之,文明是历史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②异质于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观,是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鲜明地表现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等特点。^③为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顺应时代潮流,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思考人类文明未来的中国方略,这就是人类携手应对全球威胁和挑战,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什么是“时代潮流”?什么是“实事”?这就是我们正经历的世界历史大变局:“东升西降”,世界经济版图正在重新组合;国际力量的对比已发生革命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重塑世界;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变革呼唤国际新秩序;人类文明多样性不断出现新态势。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不难看出,这一切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立场,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其基本内涵是世界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民凝聚共识,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理念完全契合。今天的世界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发展日益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成为命运共同体。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58页。

③ 《改革开放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42页。

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人类面对的严峻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只有推进交流互鉴、同舟共济，加快融合发展、共赢共享，推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使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让人类共享文明进步发展的积极成果。“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中国的抗疫斗争，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居世界前列，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① 对人类要走向哪里更加关切。“人类文明新形态”反映了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诉求，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响亮回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辉煌成果，为世界发展提供新启迪、新机遇、新道路，必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永不磨灭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焦 兵 郑 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意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清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的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外交手段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②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

①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